

【第十二屆林榮三文學獎·散文獎首獎】

散文作品名稱：〈半個媽媽，半個女兒〉

作者：朱國珍

她帶我坐公車，抵達吉林國小站，越過大馬路，走進小街，轉角口有個電線桿，釘貼「神愛世人」的標語，再經過公園，地上都是菸蒂。小麵攤掛著「油麵」招牌，隔壁做資源回收的阿婆正在堆報紙。她從來不牽我的手，任憑我安靜跟在身後，視線剛好望著她纖細的腰與雪紡紗裙襬，高跟鞋叩叩敲在瀝青地，若木琴迴音。猛抬頭看到一五九巷六弄的路牌，再彎進去，整排老舊公寓，狹仄缺乏日照。她熟練地轉動鑰匙開門，帶我走入她的房間。我努力記憶這條路，她的一切，想像《格林童話》裡認路的小白石，在月光來臨時，我會再度找到她，一起回家。

妹妹常問我，媽媽在哪裡？我們嘗試尋回那條路。小學三年級與一年級的姊妹倆，只帶著公車票，在同樣的站牌下車、經過電線桿、小公園、油麵攤，終於找到公寓按門鈴。一位睡眼惺忪的長髮阿姨來開門，我們說媽媽的名字，她愣半晌，直到我說出媽媽的另一個名字「玲玲」，她才回應，喔！她昨天出去就沒看到人了。我們可以在她房間等她嗎？阿姨說好，但是不保證玲玲回來。

媽媽的房間香香的，起初我們什麼也不敢碰，直到妹妹捧著衣架上那件她常穿的雪紡紗洋裝，半天不說話，我們才各自抱著媽媽的衣服，靜靜躺在床上。醒來時竟已天黑，桌上鬧鐘指向十點半。此時段早已沒有公車，我喚醒沉睡的妹妹，牽著她的手，按照記憶中的公車路線走路回家。沿途只能從消防隊大堂或尚未打烊的小吃店牆壁掛鐘偷偷觀望時間，十一點，十二點，我們走了將近兩小時，我的腳好痠，我想妹妹也是，但兩個人都不敢吭聲。

回到家，客廳燈亮著，父親孤單端坐門旁板凳，彷彿一開門就會跌入他懷抱。他問我們去哪兒？我們囁嚅地說找媽媽。找著了？找到了，她不在，我們睡著了。怎麼回來的？走路。從哪兒走回來？吉林國小。父親沉默半晌，深呼吸，說：「我差點以為要永遠失去妳們。」然後低下頭，我聽到他吸鼻涕的聲音：「洗洗手，睡覺吧！」

她住過天水路、赤峰街、南京西路……後來我才發現都是離六條通很近的地方。農曆新年前夕她會帶我們去百貨公司買新衣服，偶爾有陌生叔叔同行，她和他說流利的日語；母親節和中秋節，她會回家接受我們的卡片和祝福；每逢寒暑假把我們姊妹送到花蓮外婆家，月餘再接我們回台北。日子循環著，從我讀幼稚園開始，別人有媽媽做便當，我的媽媽像仙女，節慶才會出現。她很美麗，美到鄰居伯母對我說：「妳知道妳媽媽和妳爸爸相差多少歲？三十歲！真是鮮花插在牛糞上。」

十二歲那年，我在外婆家跌入灌溉溝渠的小瀑布，沖擊力強大的水渦纏繞身軀，沉浮旋轉，睜眼看著水面翳光，捉不住任何依靠！瀕死邊緣，並不恐懼，只想跟爸爸再說一次話，他不是牛糞，他是世界上最帥最好的爸爸。話在嘴邊，說不出口，漩渦中只有寂靜，滔滔激流淹沒時間，淹沒愛。

當耳邊隱約傳來人聲，聽不懂的原住民族語，我以為這是天堂。有人把我扶坐起，搖晃我的身體，我勉強睜開眼睛，看見她遠遠走過來，像飛翔的天使，心想：媽媽！我們終於團圓了。我渴望向她微笑，說沒事，別擔心！然而她快步蹲到我身邊，伸手啪啪左右兩耳光，嘶吼著凌亂激動的語言，那意思好像是，為什麼不直接死了算了。她被其他人拖走，剩下我，清醒，更孤獨。

那次之後我不再那麼想她，拒絕去她去過的教堂。曾經我在花園裡跪求祈禱，用力掐捏自己單薄的手背肉，祈望母女連心，她感覺到我，和我一樣痛，願意回家團聚。溺水後，發現所有的依戀都是枉然，她的心不在，狂追也是迷路。

父親沒有再娶。生活簡單像月曆，撕掉上個月，下個月也類似，唯一的變化是我和妹妹長高長大，還有月經。我們失去手繪母親節卡片的童心，自己拿零用錢去地攤殺價買衣服。有時搭公車路過吉林國小，找媽媽的記憶淡淡翻湧，隨著回頭思望的次數愈來愈少，也就漸漸忘記回頭這件事。

直到，她突然出現在廚房裡，穿著拖鞋燒菜，布置花色窗簾，還幫我們洗衣服，連續在家裡住上一個禮拜，然後，她說要去買辣椒，又消失一個月。

有時她在深夜喝醉酒回家，先是亂丟東西，接著開罵。發酒瘋這件事令人厭惡，我們過去的生活很平靜，從未預料有媽媽的日子如此喧囂。剛開始我會頂嘴，她詞窮，只顧伸手打人，打我也打爸爸。為平息爭端，父親總要我下跪道歉，我順從過幾次，直到抗拒繼續向一個酒鬼屈膝。之後，我視她為魂魄，目中無人。我愈冷漠，她愈熱烈，將電話椅子全部丟向我，測試冷漠的底限。她總是泣訴自己多麼委屈，抓著我的頭髮，哭喊若不是為了孩子她不會如此。我望著天花板，忍受頭皮的疼痛，身體髮膚受之父母，她要，就全部拿回去吧！

高中聯考徹底失敗，只有一所新成立的天主教高中願意收留我。頌讚聖母這件事，彷彿重啟她的童年記憶，部落幾乎信仰天主教，幼時即受洗的她，聖名也是瑪利亞。她的皮膚白皙，身材嬌柔，出現在家長會，修女見到她的第一句話：「妳是親生母親嗎？」這句話問得奇妙，卻對一半。她是忍受陣痛生產我的母親，也是在我襁褓時離家出走，直到青春期才出現的母親。當時她強作鎮定，面露疑惑，修女解釋很抱歉，因為媽媽看起來太年輕。

她只比我大十八歲。她懷孕的時候，自己都還是個少女。

那段時光，三個少女會貼著一輛機車到南港火車站轉搭平快車去逛基隆夜市，只為一碗鰻魚羹。夜晚在小花園裡起灶，就地烤些香腸肉片，聊解她的思鄉之情。她在電子公司找到焊接 IC 板的工作，朝九晚五，溽暑放學後，我偶爾會繞過去看她，順便吹會兒冷氣。她幫我們做便當，隔天中午蒸過之後青菜變黝色，我覺得好親切，這是媽媽的味道。生活簡單到工作、上學、吃飯、睡覺，我們不曾有過家庭旅行，最奢華的享受是步行到街上館子用餐，熱炒幾道菜，沒有她做的好吃。一家四口，安穩過日子，平靜若永恆。

當我開始就業時，電子公司前進大陸，解聘所有女工。她才四十出頭，還是朵盛開的花，招蜂引蝶的花。

回部落蓋房子是個錯誤的決定。原以為好山好水，父親可安心終老，卻在遷戶定居之後發現，土地無法變更過戶，我們花光所有的積蓄，圓成華麗的違章建築。房屋蓋在山坡上，出入倚賴交通工具，七旬老翁猶如囚禁。她和年輕工頭傳出曖昧，又開始酗酒，甚至謠言嗑藥。父親右腳受傷化膿，直到我們返鄉探親嗅聞到腐臭味才發現，連夜帶他回台北就醫，糖尿病老字號，醫生說，再晚幾個小時可能截肢。

出院前夕，她翩翩來到四人病房，靠近父親，微笑說：「老頭子，我帶我們的兒子來看你。」我和妹妹正詫異，她敞開陳舊風衣，從懷中掏出一隻黑色博美狗，要小狗叫爸爸，鄰床的榮民伯伯和父親同樣高壽不踰矩，看狗像看戲，直到護士驅趕才結束。她轉身孤獨離去，這次，不是買辣椒或米酒，她帶著狗兒子消失近一年。

無論三口或四口，這個家像麻糬，可以捏，可以凹，靜靜安置不理會，總能夠恢復彈性，變回不圓滿的圓形。

她又出現在廚房，四菜一湯端上桌，青紅椒配色繽紛，還有紅燒牛肉湯。父親早已退休在家，想必是他開門讓她進來。用餐時她垂目不語，嘴角微微上揚，和牆壁張貼的聖母瑪利亞肖像有些相似。我們靜靜咀嚼食物彷彿含蓄禱告，媽媽回家了。她燒飯洗衣整理家務，照顧行動不便的父親，幫他洗澡，去醫院複診拿藥。日子，又回到撕月曆的恆常，那些沒人說出的記憶，一頁一頁，在歲月中撕去。

星期天我和妹妹固定回娘家，早晨她通常去教堂望彌撒，大部分時間會在中午以前回家做飯，偶爾還是會消失到傍晚。我們也不問，至少現在她回家時沒有酒味，這一點點週末的自由，留給她。

父親在睡眠中過世，太突然，禮儀師按照慣例請法師辦超渡會，不知所措的我們，跟著燒香念經。火化當天，族人說，父親是受洗的天主教徒，聖名保祿，在告別式禮佛之後，親戚們由大姨媽帶禱，獻唱〈奇異恩典〉。

她在那時候昏倒。

〈奇異恩典〉大合唱沒有中止，慌亂中她被扶至座椅，我瞥見她的塑膠拖鞋遺落在地上。

什麼時候開始，她的頭髮已全部花白，任憑身材臃腫？有時逛街看到雪紡紗洋裝還會想起她，她已胖得穿不下。外孫滿月餐會，她問我們在哪兒請客？跟她說明在某飯店「包廂」，她回應：「喔，現在你們吃飯都要『開房間』。」在日式料理店，她看著菜單上的「鮭」魚念「鮪」魚。從花蓮探親回來，她說舅舅現在投資買「冰箱」專門幫別人家的雞蛋孵小雞。

那曾經在六條通出沒，嫵娜嬌媚和男人說日語的玲玲，和老舊月曆上的胭脂女郎一樣，隨著時代消失了。她甚至把玲玲時期學會的抽菸習慣完全戒除。

「醫生說我的肺有黑點。」她說：「我在耕莘醫院當志工這麼多年，看到好多老人的晚年，我不想生病拖累妳們，所以就不抽菸了。」

我向她要剩下的菸，她一邊遞給我一邊說，這菸放太久，有點潮，妳還是少抽點！免得下一個男朋友又愛上年輕女人把妳拋棄。

我曾將婚姻失敗，中年失業，全部歸咎童年創傷，對她怨懟數十年，直到現在，同樣走過青春浪蕩，對愛情絕望，才有一點點懂得，她是我媽媽，卻更像我爸爸的女兒。十八歲就生孩子的女人，那個時候，也是不知所措吧。

「我有在為妳和妹妹禱告。」她說。

我想起念高中時，我們一起望彌撒，一起在花園烤肉，一起搭火車去基隆吃鰻魚羹。

「我是中華聖母堂唱詩班的，要不要來聽我唱聖歌？」

我沒有去聽她唱聖歌，自己到住家附近的教堂望彌撒。她知道了說要陪我去，還出主意建議我登記堂區教友，可以多認識些朋友；一會兒又改口，說我現在這種心情不好的狀態，還是獨來獨往比較好。

儀式莊嚴祥和，我靜靜坐在大教堂，聽神父講道，關於棄絕自我，愛與被愛。她在旁邊一直翻書給我看，指點我應該回應的章節，卻在答唱詠時將「聖父聖子」唱成「神父神子」。當神父念禱，請信友們舉臂手心向上，她突然伸出手，緊緊握住我的。

我的眼淚剎那間掉落。

她終於牽起我的手，這條路，我從九歲走到四十九歲，還是走到了。

在司琴的伴奏樂聲中，她大聲高歌天主經：「求主寬恕我們的罪過，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……」領聖體之前，她特別叮嚀：「妳三十年沒進教堂，沒告解不能領聖體。」等到大家排隊時，她又改變心意：「其實妳出生就受洗，現在有來望彌撒，應該可以領聖體，讓天主保佑。」

我的眼淚又掉下來。看著她，輕聲說：「媽媽，謝謝妳。」

她轉過頭去，我聽到吸鼻涕的聲音。